



岁月如风变成诗

■麻安田

一手写裁决书,一手写诗歌,好友晓定的诗意人生令我等好生羡慕。

翻开晓定的诗集《只有风知道》,每读一遍心里都会不停地涌动着稻浪般的感动。这本诗集收录他的88首诗作,从17岁在《衡阳日报》发表处女作《秋风乍起》,到今年出版诗集,近30年时间里,他在时间海绵里码字成诗,每一句都那么青春勃发,每个字都阳光十足。乡情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皆有涉及,诗歌的温度已经烫伤了我捧着诗集的手掌。

他的文学之路,是从衡阳县渣江镇乌雅塘出发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受民间文学社团的影响,小小年纪就与文学开始“早恋”。在课余和农活的缝隙里,每次借来的古典名著,他几天就会啃完,有的还重复看了几遍。如饥似渴这个词,用上他身上没有一点水分。那时候农村苦,有些营养不良的他全靠用文学为自己“加餐补钙”。慢慢地,他站在大片的农事和庄稼中间,开始试笔创作:布谷鸟殷勤布告农事时/我便步入田野/让犁铧/无休止的爱抚田泥/当桃花水泛滥泱泱水田/我手攥秧苗/栽下一行/一年中/最早的渴望/平整的田塍上/我尽情挥洒/诗意勾勒/在渐远渐长的禾行中/似乎有节律明快的打稻机声/督促我节节后退/每栽下一兜/都能嗅到熟米饭的香气(《手攥秧苗时的憧憬》)。这些与农事关系最亲近的诗句,足以让我这个农家子弟读出了青黄不接时的饥饿感。

18岁时,晓定怀揣理想和激情南下打工,简单的行李中夹带着自己爱不释手的文学杂志。我想象得出,在弥漫汗味和烟味的工棚里,他常常趴在木箱或床沿上奋笔疾书,除了写家书,就是写诗、散文和小说。也许他还真的需要写作,这样既可以让他忘记肩头血泡的疼痛,还有远在他乡的

寂寞。无法想象不谙曲谱的父亲/双手捺上八孔/却能赋予喇叭全新的生命/音符的得得马蹄/穿透山村漫漫寂寞/舒展农作物沉重的心事/闹洞房、贺新娘、伴奏灯赞/高亢激昂,小河水涨……(《父亲的喇叭》)。在他的诗作中,总会晃动着对奶奶的牵挂、对父亲的崇拜、对母亲的感恩以及对庄稼收成的惦记。

打工期间,晓定的作品经常见诸经济特区的报刊杂志,后来名气越来越大,先后做过深圳多家报刊杂志的编辑。尽管工资不高,他舍得花银子参加自学考试,进修汉语言文学,拿到了专科文凭。回乡创业后,他又跑到电大充电,顺利拿到法律本科文凭。可以说,不论是当打工仔,还是当仲裁员当公司老总,晓定从来没有因业务繁忙和应酬冷落过自己的文学梦。他喜欢用文字记录“渣江故事”,用诗歌打磨自己的“流金岁月”,除了满纸怀念,就是对人生磨砺的感恩。一切的一切,在他的笔下都是那么美好和珍惜:那条长满理想的小路/漫长而曲折/一群奔跑的少年/身影渐渐散淡/映入岳沙河中/不知漂向何方/那位常摸我头顶的陈校长/后面居然成了亲戚/……教我练琴的忠初老师/古道热肠/烙下我冻疮痕迹的被单/是否仍未洗干净/我想问问他/是否愿意送我收藏(《官埠中学》)。在《微信群》一诗中,他把老同学聚会写得活灵活现、妙趣横生:分隔多年的同学/靠彼此的头像和昵称相认/点开微信群里的通知/齐刷刷地重回当年的课堂……陈祠堂门前那条石板路/几时也弯曲入群/一群肩挎书包的中学生/天真烂漫地/跑进我的诗中。

从乡村走来,到城市定居,晓定一直带着乡愁的背包行走,岁月没有改变他的情感走向,情感的根系永远联系着他的家园

与亲人。“边走边唱”让他把诗歌淬出火花四溅的光芒:走出曾冲那条石板路/我们三兄弟各得其所/大哥远离尘嚣/各种优点葱郁人间/二哥执守荷的脉络/在莲的心事里踟蹰/我是三弟/泪花次第笑靥中/造物主安排的坎坷情节/一味本色演绎……(《扬尘》)。同时,喜欢咀嚼唐诗宋词的他,还学会了“替古人担忧”:桌上的书页/娓娓诉说/一个久远的故事/一位才情并茂的亡国之君/从文字深处被虏北去/残袂飘飘/离恨重重/字里行间/回荡着/千年一叹/迟迟不肯翻页的人/心生荫凉(《在一首宋词中乘凉》)。

皓月当空,晓定喜欢独自静坐在自己的作品里,品茗遐想,享受诗与远方,学会物我两忘。每每远游回来,他都会像徐霞客一样补写游记,不同的是,他以诗歌的方式进行“深呼吸”:罗霄山脉中段/处处山高林密飞瀑流泉/唯有神龙谷/这位养在深闺的奇女子/格外令人怜惜/她扭着万阳河峡谷的身姿/轻启落水源这张樱桃小嘴/吐气若兰/千娇百媚《请勿打扰神龙谷》。

再苦的日子,都可以用文字照亮;再多的纠结,都可以用诗歌冲淡。虽已近知天命之年,因为文学的滋润,和对生活的热爱,晓定总有一颗年轻的心和一脸灿烂的笑容,没有丝毫的浮躁和傲慢,骨子里奔腾的仍是一股子文人气质和越发旺盛的奋斗精神。忙碌之余,挤时间读书、写作,成为他保持下来的好习惯。今年,他居然“不露声色”地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和一本诗集,令我等大吃一惊和深感自愧不如。

写到这里,我的读后感已显得“理屈词穷”。一句话,凡是见过晓定的人,都夸他比散文还年轻,读过他的诗的人,都羡慕他比诗歌更幸福。如不相信,您完全可以走入他的作品集寻找说服自己的印证。

小人物命运的无常纠结

——读郑小驴新作《去洞庭》

■刘小波



郑小驴的《去洞庭》是一部青春气息浓郁的作品,同时又是极为深刻的老到之作,

它披着悬疑案件的外衣,对不同阶层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描摹,对人生意义进行深度探寻。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阶层界限虽然十分明晰,但是面临的困境却是共通的,小说书写的也是人类的通病和人性共同的弱点。整体而言,《去洞庭》在书写生活幻灭感的同时留下了一丝希望,让生活有重生的机会。

毕飞宇认为,郑小驴的小说一直是中国小说,在他的小说里,本土是坚实的基础。然而,郑小驴的文本拥有强劲的实验

性,这使得他的小说又显得十分生动。而冯唐则说,小驴的小说小得像个拳头,很快就读完了,但是闷在心里很久,仿佛一个有脾气的活物。阎连科对郑小驴也是高度评价,说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这个时代失败的青年人。那些阴沉沉的文字和血淋淋的悲剧背后,是他对一代青年命运的哀叹与悲悯。他的小说不止于描述“是怎样”,而敢于追问“为什么”。他有面对问题和向“根部”探索的勇气,其文学品质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尤为可贵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 语感究竟怎么获得,谁也不知道。可能阅读时专心一些,悟性比别人好,就能迅速找到提炼文字的窍门,这个不好说。但有一个规律是必然的,就是认真精心的阅读肯定是第一步,是你接受信息的第一步。我忘了哪个作家说过,“阅读是写作之路”。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,知识是大脑里的生物“雷达”吸收到信息,经过筛选之后把重要的东西截留下来,供自己使用。我们都有这样一个“雷达”可以接受信息,但为什么有的人接受得好,有的人接受不好?有的人分辨效率特别高,有的人特别低?这里面的影响因素很多,但首要的问题肯定是

你不要故步自封。你不要觉得我看了这个东西就完了,重要的东西是在表面之下的,你得高度专注地盯着这个东西看。注意力始终要高度集中,不能被分散。

——刘恒说

2. 所谓“区域性作家”既不是一个现成的概念,也不是可靠的分类标准,而仅仅是用以描述某类创作主体存在状态的词组,其语法结构和意义指向类似于“处于成长期的作家”。

区域性作家迫切需要三种有益的批评,即对话式的批评、理性的批评和创造性

的批评。只有平等、理性、坦诚、创造,才能建立健康的文学交流机制(有别于狭义上的文学社交),使当代文学的公共性得以广泛确立,使文学从精英时代的个人独白变成公民时代芸芸众生的心灵对话,从而充分展示文学的多面相和世俗性,毕竟“文学属于红尘滚滚人间”(李敬泽语)。莫言也说,作家不应该“为老百姓写作”,而应该“作为老百姓写作”。自认为比老百姓高明,是作家的堕落;自认为比作家聪明,则是批评家的堕落。就此而言,区域性作家离老百姓更近,离那个“地方”更近,或许离真正的文学也更近。

——袁敦卫说



妙趣横生的回文诗联

■肖 威



回文诗联是中国古典诗歌对联中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。“回文诗,回反复读之,皆歌而成文也”。其创作手法,突出地继承了诗歌反复咏叹的艺术特色,以期达到托物言志的目的,产生强烈的回环叠咏的艺术效果。回文联亦即用回文形式写的对联,既可顺读,亦可倒读,颇具玩味。最著名的回文诗,当推苏轼题镇江金山寺的七律,一说为徐寅所创——

潮随暗浪雪山倾,远浦渔舟钓月明。桥对寺门松径小,槛当泉眼石波清。迢迢绿树江天晓,霭霭红霞海日晴。遥望四边云接水,碧峰千点数鸿轻。此诗倒读即为:轻鸿数点千峰碧,水接云边四望遥。晴日海霞红霭霭,晓天江树绿迢迢。清波石眼泉当槛,小径松门寺对桥。明月钓舟渔浦远,倾山雪浪暗随潮。

上述的回文诗,顺读倒读完全不同。下面这首纯回文诗,顺读倒读内容完全一样:香莲碧水动风凉,水动风凉夏日长。长日夏凉风动水,凉风动水碧莲香。

另有清代诗人朱杏孙的一首回文诗则更为绝妙:孤楼倚梦寒灯隔,细雨梧窗逼冷风。珠露扑钗虫络索,玉环圆鬓凤玲珑。肤凝薄粉残妆悄,影对疏栏小院空。芜绿引香浓冉冉,近黄昏月映帘红。倒读则为:红帘映月昏黄近,冉冉浓香引绿芜。空院小栏疏对影,悄妆残粉薄凝肤。珑玲凤鬓圆环玉,索络虫钗扑露珠。风冷逼窗梧雨细,隔灯寒梦倚楼孤。

由于字数、格律限制,如此回环诵读皆可成文的诗词颇不多见,可见作者构思之巧了。将这首诗另行断句,则成为两首绝妙的词:

孤楼倚梦寒灯隔,细雨梧窗逼。冷风珠露扑钗虫,络索玉环,圆鬓凤玲珑。肤凝薄粉残妆悄,影对疏栏小。院空芜绿引香浓,冉冉近黄昏,月映帘红。倒读又需别样断句:红帘映月昏黄近,冉冉浓香引。绿芜空院小栏疏,对影悄妆,残粉薄凝肤。珑玲凤鬓圆环玉,索络虫钗扑,露珠风冷逼窗梧,雨细隔灯,寒梦倚楼孤。

回文对联妙不可言,现略举几例,与大家共享。

风落梧桐梧落风,珠联璧合璧联珠。

客上天然居,居然天上客。我爱邻里邻爱我,鱼傍水活水傍鱼。

斗鸡山上山鸡斗,龙隐岩中岩隐龙。

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,京北输油管油输北京。或: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。